

一本堂行餘醫學言

十一 傷食留飲
泄瀉

197

F 12
イ-87

490.9

I/10-2
12

110.2204
1月 197



1380

一本堂行餘醫言卷之十一

香川修德太沖父 著

傷食 附宿食

傷食者為食物所傷害也。夫人平常節慎，食物不敢過飽。則朝饔暮飧，納輸胃中，潤養全身。莫切要於此焉。莫貴重於此焉。苟其恣食婪啜，鮮膾肉果，生冷硬勒，難速化熟之物，則胃中元氣被食物壓犯，不能出力，剋消幹旋發越，而爭抗對當，相搏為痛。此由食滯于胃中，為痛苦者也。甚則

煩躁悶亂。困苦萬狀。其證頭痛。目眩。惡心。煩悶。心中溫溫。兀兀。有欲吐意。乾嘔。噫。醋臭。斂卵臭。宿腐肉氣。心胸痛。腹肚痛。惡寒。冷汗。四肢厥冷。脉濇。面白脫色。是也。而食固死物。元氣固活物。元氣竟不容食物之停滯。乃遂發轉上逆。吐出也。此胃氣之稍強者也。若胃元不強。則不能自轉吐。必待探吐。或得灸藥之援助。而後上發嘔出。及已吐也。太渴發熱。或渴下數行。而後腹痛漸止。向安。若胃氣弱。則竟爲滯物所壓迫。乃至危篤。或其吐者亦非盡吐去。所有其吐餘物。

則半化半熟。而下轉走腸。以為瀉下。或大瀉一二行。或小瀉數十行。間有止吐。而不瀉者。此以滯物在上。未以故也。又有不吐而止瀉而已者。又有雖非飽食過啖。而適喫寒水。清瓜。冷麪。水果。生硬難化之物。停滯胃中。胃元不健。相搏對當。為痛。竟成半化半熟。下轉走腸。止為瀉下。而不吐者。已瀉下。則痛止。大凡傷食。不吐不瀉者。腹痛尤劇。極為惡候。若已吐瀉者。多是痊愈。若已吐瀉。而猶有腹痛。嘔。噦。不止。四肢厥冷。冷汗脈絕。內虛疲極。遂至不起者。又有已

吐且瀉。腹中滯物已盡。而痛未止者。其痛在中脘以上。則多癥。在中脘以下。則多疝。俱是癥疝之痛。而非滯物之所為。須審視熟察。以施治法。以其上吐下瀉。心腹痛苦。揮霍惱亂。古昔稱為霍亂。霍亂即是傷食腹痛吐瀉。煩躁之形容耳。非傷食之外。別有霍亂病也。知是意者。惟孫思邈。成無己歟。恨其不直謂霍亂卽傷食也。惜哉。

千金方云。原霍亂之為病也。皆因飲食。非關鬼神。夫飽食。肫膾。復食乳酪。海陸百品。無所不噉。眠臥冷席。多飲

寒漿。胃中諸食結而不消。陰陽乖隔。變成吐利頭痛。似破百節。似解遍諸體筋。皆為回轉論證。雖小卒病之中。最為可畏。又云。大凡霍亂。皆中食膾酪。及飽食雜物。過度不能自裁。夜卧失覆。不善將息。所致隕命者衆。又云。凡霍亂務在溫和。將息若冷。卽遍體轉筋。凡此病定一日不食為佳。

明理論云。傷寒吐利者。邪氣所傷。霍亂吐利者。飲食所

按唐僧義淨南海寄歸傳云凡四大之有病生者咸從多食而起或由勞力而發或夜餐未洩平旦便餐或旦食不消午時還食因茲發動遂成霍亂吁異端之徒反能言其要由造詣自得知其實也

原夫霍亂名目始出素靈

靈樞云厥氣上逆則霍亂經脉篇又云氣亂於腸胃則為霍亂五亂篇素問云飧泄霍亂氣交變篇又云身熱吐下霍亂六元正大論又云中滿霍亂吐下同又云嘔吐霍亂飲發

注下同上又見通

評虛實論

是也

至張仲景始立霍亂病門併言治法

傷寒論云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又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又云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又云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又云吐利汗出發熱惡寒

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又云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脉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又云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絕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又云吐利發汗脉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上條據傷寒論則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然而考外臺秘要直是通脈四逆湯故今從之○下條或是吐下後與食早故小煩也後世傷食後一日不與食尤為佳法此亦足以證霍亂病之為

傷食也

神農本草亦有霍亂名

女菀條云霍亂洩利

名醫別錄見十餘條

高良薑

霍亂腹痛

香薷

霍亂腹痛

術

霍亂吐下

木瓜

霍亂大吐下

轉筋不止

人蔓霍亂

吐逆

橘桂附子

並云霍亂

乾薑厚朴瞿麥楠黍

蒜

俱云霍亂

等條云

後世不知霍亂卽傷食又不知傷寒論卽傷寒雜病論徒

視王叔和以霍亂病篇屬傷寒末而以謂是證亦與傷寒涉疑似故附其後者踈昧之至未深考之所致也。

王肯堂證治準繩所引保命集云夫傷寒霍亂者其本在於陽明胃經也云云其他厥陰霍亂等不暇一一舉載多以傷寒吐利與霍亂混說

若以傷寒吐利為霍亂則仲景何故別立霍亂病門新說霍亂證狀乎又何以不於吐利處皆謂霍亂乎雖使出于王叔和撰而其問答卽仲景之言不可疑也仲景且云傷

寒其脉微澁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此謂先患傷食者後病傷寒耳若非先患傷食則是可直謂先甚吐利何故可謂霍亂乎不待辨而自明矣又以是證多在夏秋之交或為傷暑或為熱又或為風濕或為脾胃之濕為本皆以不能認得病狀之眞也

按前漢書嚴助傳云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按韻會泄下引之云注師古曰吐也韻會小補亦同此大謬矣若以泄為吐止吐而無瀉何稱霍亂乎

干亂之時其亂在於腸胃之間者因遇飲食而變發則心腹絞痛其有先心痛者則先吐先腹痛者則先利心腹並痛者則吐利俱發挾風而實者身發熱頭痛體疼而復吐利虛者但吐利心腹刺痛而已亦有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因居處不節或露臥溫地或當風取涼而風冷之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脾胃得冷則不磨不磨則水穀不消化亦令清濁二氣相干脾胃虛弱便則吐利水穀不消則心腹脹滿皆成霍亂病源候論

劉完素曰三焦為水穀傳化之道路熱氣甚則傳化失常而吐鴉霍亂火性燥動故也或云熱無吐瀉止是停寒者誤也大法吐瀉煩渴為熱不渴為寒或熱吐瀉始得之亦有不渴者若不止則亡液而後必渴或寒本不渴若亡津液過多則亦燥而渴也但寒者脉當沈細而遲熱者脉當實大而數或損氣亡液過極則脉亦不能實數而反弱緩雖爾亦為熱矣原病式

張從政曰巢氏先賢也固不當非然其說有誤者人命

所係不可不辨也。巢氏論霍亂吐瀉云云，此皆巢氏霍亂之論也。予以爲不然。夫醫之治病，猶書生之命題。秋傷於濕，冬生欬嗽，是獨以濕爲主。此書生之獨脚題也。風濕喝三氣合而成霍亂。吐瀉轉筋，此猶書生之門足題也。風者風木也。濕者雨化也。喝者火熱也。此風濕喝三氣之所生也。故轉筋者，風主肝，肝主筋，風急甚，故轉筋也。吐者喝也。火主心，心主炎上，故嘔吐也。泄注者土主濕，濕主脾，濕下注，故泄注也。此三者豈非風濕喝土，主濕濕主脾濕下注故泄注也。

如書生鼎足題耶？脾濕土氣爲風木所克，土氣不行矣。尤無雨火盛過極，土怒發焉。先可用淡劑，流其濕。辛涼以退其風，鹹苦以解其喝。冰水以救其內涸，大忌食粟米粥。飲者立死。世俗止知取其頭巾而濯之，以飲其水。亦取黑豆皂礬頭垢，寒涼然，近似終不足以制其甚也。沃之則益厥矣。渴若以寒水沃其心，之爲愈也。儒門事親

又有以寒水沃其手足者，大非也。四肢已厥，更以寒水沃之，則益厥矣。渴若以寒水沃其心，之爲愈也。

王好古曰：霍亂證夫嘔吐而利者，霍亂也。三焦者，水穀

以寒水沃手
足則厥矣。若以寒水沃心，則亦不益厥者，未之有也。

之道路邪在上焦者則吐而不利邪在下焦者則利而不吐邪在中焦既吐則利以飲食不節冷熱不調清濁相干陰陽乖隔遂成霍亂揮霍撩亂重也吐利而已輕也霍亂吐瀉者風濕喝外至生冷硬內生内外合而為病謂如風寒濕暑熱暎所傷各有先後飲食菜果各有多少內外傳變各有輕重以六經脉併何經何臟以隨所應見治之或表或下或和或收燥潤分利溫之屬浮弦實細遲緩宜求此之謂也外邪入裏傷於脾胃上吐

下利名為霍亂吐利止後見外證者只作外傷治之外證不已復傳於裏嘔利在作上下邪醫壘元戎

李中梓曰霍亂多起于夏秋之間皆外受暑熱內傷飲食所致縱冬月患之亦繇夏月伏暑也醫宗必讀○證治準繩亦有此語

徐春甫曰霍亂證雖有風寒濕熱之異大抵傷暑居多蓋由夏暑傷內元氣脾胃俱虛又因飲冷停寒酒食所傷外因受涼邪氣所鬱不得發越而霍亂之證作矣古今古

醫
統

王月堂曰或問霍亂病亦復有他論者平曰嘗考之內經云云巢氏因此一條乃云霍亂者云云自巢氏之說行後世守之以為法無復知內經諸條者矣此說張從政既言之至劉河間乃云熱氣甚則傳化失常而吐瀉霍亂火性躁動故也世俗止謂是停食者誤也云云按原病式作停寒而王肯堂易寒字作食字者何哉尤可疑也張戴人則以風濕喝三氣合而為邪云云可謂善推病情者乎王海藏亦謂風濕熱外至生

按醫聖元成
熱作喝物作
破作生已

見上條

冷物內加内外合病者此條殆似之矣凡治病當從內經隨宜施治安可執一端而已哉然則此病當以何為要曰脾胃之濕為本諸邪感動者為病之由然其間脾胃有虛有實邪有陰陽相干之孰甚皆宜消息覆治原仲景之意豈必在飲食始為是病彼於寒邪傳入中焦胃氣因之不和陰陽否隔者安得不有以致之乎不然何以用理中四逆等湯治之證治集繩

以上所舉如上所言蓋劉完素謂熱者固偏論也張從

政配說風濕暘者古今醫家之故態齋談也故王肯堂謂善推病情者此猶居暗中不知明益摸索數處求出路反為得之不亦惑乎王好古亦同張說但添生冷硬者較為彼善于此王肯堂謂脾胃之濕為本者已落舊套又謂諸邪感動者為病之由者抑何泛濫不如此乎况謂仲景之意不在飲食者亦不深造傷寒論之所致也如李中梓謂縱冬月患之亦繇夏月伏暑也何至妄誕迷惑如是耶殆可恠焉

至傷食名則雖素靈固有其文而未別掲以為病名論述所患此亦足以見霍亂為傷食也

又靈樞五色篇有異食不
審字

靈樞云氣口盛堅者傷於食五色篇素問云傷食多之骨論又云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脾論又云因而飽食筋脉橫

解腸澼為痔因而大飲則氣逆生氣通天論

神農本草亦有傷食字名醫別錄亦同但不多見也

孔公藥條云傷食不化名醫別錄同條亦同唯是一所他條未考

自巢元方始舉食傷飽條略啓其端。

病源候論於宿食不消病條下出食傷飽條者是也巢氏固由不知傷寒論中霍亂病即是傷食而始作俑以誘後人之誤者也。

由是後世戴思恭以下並舉霍亂傷食二門者皆以漸所致也。

證治要訣云云。

殊不知仲景早已撰出素靈霍亂而標示之即是傷食之

事也。後人不知是意又別立傷食門非謬贅乎。又至今世俗總稱夏天暑中病患呼為霍亂者亦自醫家者流誤唱以成天下之通弊者也。今以霍亂名有違認故舉傷食正標題此邦俗稱食傷者尤為近當。若失胃反走哺。

病源候論云霍亂有三名一曰胃反言其胃氣虛逆反吐飲食也二名霍亂言其病擗霍之間便致繚亂也三名走哺言其哺食變逆者也。

漏氣三管反射。

外臺祕要所引刪繁論療上焦實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出面背身皆熱名曰漏氣三因方云身背皆熱肘臂痙攣痛其氣不續膈間而後下名漏氣又刪繁論云夫三焦者一名三關也上焦名三管反射中焦名霍亂下焦名走哺云云人有熱則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則出或出於面或出於背或出身中名曰漏泄其病則肘掌痛食先吐而後下也不續胸膈間厭悶所以飲食先吐而後下也乾霍亂

病源候論云乾霍亂者是冷氣搏於腸胃致飲食不消但腹滿煩亂絞痛短氣其腸胃先挾實故不吐利名為乾霍亂也

濕霍亂

外臺祕要所引許仁則療霍亂方許仁則曰此病有兩種一名乾霍一名濕霍乾霍死者多濕霍死者少俱繇飲食不節將息失宜乾霍之狀心腹脹滿攬刺疼痛煩悶不可忍手足逆冷甚者流汗如水大小便不通求吐

不吐求利不下須臾不救便有性命之憲濕霍之狀心腹亦攬痛諸候有興乾同但吐利无限此病始得有興天行相似者亦令頭痛骨肉酸楚手足逆冷四體發熱又云濕霍亂吐利无限又必効方云上吐下利者名為濕霍亂又救急方療霍亂无問乾濕冷熱等

暴霍亂

見甲乙經又有陽逆霍亂胃逆霍亂厥逆霍亂等名目

攬腸沙

證治要訣云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心腹纏擾痛不可忍上下不通言語不定如見鬼神俗謂之乾霍亂古人已云俗謂誤矣近世俗醫謂之攬腸沙多信之殊不知卽是霍亂僥倖而愈者一通之功耳○按濟世全書攬腸沙有陰沙陽沙之別又有水沙俱是後世所謂沙病混以為一大非也詳見濟世全書發沙條○張璐醫通作攬腸痧益兆絞腸沙

見秘方集驗

子余醫言

傷食

十四

一本堂藏書

疗腸沙。

出醫學正傳。○按盧和丹溪纂要作痛腸沙。疑是疔字之誤。

暑霍亂。

醫學入門云。一種暑霍亂卽濕霍亂。

虎狼病。

萬病回春云。忽時心腹疼痛。或上吐或下瀉。或吐鴻齊。作攢亂不安。四肢厥冷。六脉沈欲絕。此名濕霍亂。俗云

虎狼病。

觸惡。

證治要訣云。霍亂之病。揮霍變亂。起於倉猝。與中惡相似。俗呼為觸惡。但有吐利為異耳。

夾食傷寒。

又云。傷食兼感風寒。其證與前同。但添身疼一證。俗謂之夾食傷寒。

食迷風。

醫學綱目云。兀兀欲吐不已。俗呼食迷風是也。引潔未考○

證治準繩亦同。

小兒乳霍。

本草綱目肉豆蔻條引開寶本草

食傷飽乾霍濕霍傷寒霍亂厥陰霍亂等。

俱見上厥陰霍亂又出證治準繩等。

總皆體稱愈多愈惑者也。婦女亦同證狀治法。若婦中傷食吐利痛甚者多致胎墮勿以有胎憚吐下之藥。若不吐

下則併母胎並斃矣可不畏乎。若已小產則宜在婦人門中參考斟酌施治也。又若產後傷食多致鬱冒方其食之初停滯也輕者或欠或頭眩惡心劇則四肢厥冷冷汗眼昏不見物。共腹痛以輕吐為最要及已吐則諸證皆止。若微利者亦佳也不宜多瀉多瀉則元氣疲不可救亦宜在婦人門中參酌施治法也。此證以鬱冒故與血暈大相似倘有誤認為血暈用芎歸蔓半類愈增泥滯成乾霍而在斃者最可慎也須加詳察分辨若小兒大畧亦同。

又有因食塞胃中而忽然昏迷不省人事。或口不能言。四肢不能舉。厥逆痰涎壅塞。重者殞命。輕者漸醒。後世謂之食厥。

見萬病回春

又謂中食。卽謂狀似中風者也。

見明醫雜著。證治準繩亦同。

此元由食滯。窒塞胃中。作斯昏迷不省耳。苟作昏迷不省。則直是痱證。何容疑焉。若由其有醒後無他異者。以是為

食厥中食者誤矣。此乃醫書所謂痱之輕者。發過如故者也。若醒後有舌強語蹇。偏枯皮癟。手痛足痺等證候。則痱固不須言。何得別立食厥中食之名乎。况痱之啓端。自食滯生者。十常居八九乎。湏審視熟察。勿錯治法也。其始以探吐之。或用藥使吐。爲最要之先著。若既有痱狀。須於痱明考求施療也。又如因酒而得者。謂之酒厥。則益濫矣。

見證治準繩

後世又立傷酒門。此雖元自李杲王好古。既言酒害而至

立其門。則戴思恭為始。爾後遂從之耳。

證治要訣。始立傷酒門。王肯堂全取之。見證治準繩。

其證惡心乾嘔。頭痛眩運。昏冒。或吐宿酒。至翌日亦如此。俗稱二日醉。以余觀之。大槩傷酒者。皆是耽擱沉湎之徒。所自取也。則不加治療。令其困苦而可也。尚何足與言救解乎。自古詩人多好酒。多是放蕩無賴輩。必善作詩。如明張傑中酒詩是也。一枕春寒擁翠裘。試呼侍女為扶頭。身如司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舊隸步兵今作獻。故交從事却成讐。淹淹細憶宵來事。記得歸時月滿樓。時以為非真中酒者。不

知此味。亦可惡哉。若非多飲。或啜灰酒野釀。被其傷害者。宜用解醒者治之。而此只一時之傷。不到成大病。若夫大飲久耽。傷爛腸胃。遂成內損吐血證者。不可救藥也。慎之。慎之。

宿食者。食物停滯胃中。經宿不消。是也。其證腹滿氣急。噫氣吞酸。頭痛嗜眠。支體煩重。惡寒微熱。即是邦俗稱食滯者也。此元由胃氣不健。而所納食物不速化熟。停滯宿留。而作斯諸患也。是證最宜減食務慎。省養。若宿食未消。新

物又入。則為重食。胃氣元弱。既不能磨宿。又被新物逼來。先後受侮。迷惑拂鬱。遂成傷食。不可不畏慎也。或觀金匱方論。有宿食條。乃謂宿食卽傷食。而與霍亂異者。大不然也。殊不知宿食與傷食吐下者。元不同也。觀傷寒金匱諸條。自可見矣。

傷寒論云。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微。尺中亦微。而疵。故知有宿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又云。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當下之。

宜大承氣湯。

己上二條。金匱方論亦同。

金匱方論云。脉數而滑者。實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又云。宿食在上脘。當吐之。宜瓜蒂散。又云。脉緊如轉索。無常者。有宿食也。又云。脉緊。頭痛。風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神農本草亦有宿食字。大黃一條。
又曰。繫氣。

金匱方論云。問曰。病有積。有聚。有繫氣。何謂也。師曰。云云。繫氣者。脇下痛。按之則愈。復發為繫氣。又云。繫食之。

邪從口入者宿食也。○按徐春甫古今醫統立馨氣門曰馨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字皆作馨華刻書手誤耶抑不知有馨耶且云病頭痛惡風憎寒心腹脹滿下利不欲食吞酸噫宿腐氣或四肢浮腫如此則與上所謂不異其為馨氣無復可疑徐失詳考明矣

又巢元方於宿食不消條下出穀勞條可謂濫矣

病源候論云穀勞候脾胃虛弱不能傳消穀食使府藏氣否塞其狀令人食已則臥支體煩重而嗜眠是也○

本草綱目大麥孽條引肘後方云飽食便臥得穀勞病令人四肢煩重嘿嘿欲臥食畢輒甚

又如戴思恭云飲食入肝者妄言極甚矣

戴思恭曰有飲食不節所傷以致半身不遂狀如中風不可作風治蓋人之飲食下咽而入肝由肝而入脾由脾而入胃因食所傷肝氣不理故痰涎壅塞若中風然亦有半身不遂者肝主筋故也治以風藥則悞矣宜用消食之劑食毒物非時物多病此不傷脾不傷胃而傷

肝病不在下故不可妄下出證治要談

夫飲食皆入胃而已矣。非肝脾所受。况且肝脾俱內實。而非容物之藏。吁。未嘗聞自古作如是妄說者。戴何若斯之譖。豎乎意由不親。見臟腑耳。以其特甚謬。故舉而辨焉。

附字辨

霍。一作瘡。盧和丹溪纂要等用是字。按玉篇呼郭切。病瘡吐。鴟也。正韻吐病字彙。瘡亂吐病。正字通云。按方書作霍。

亂。舊註汎訓。吐病非康熙字典引玉篇作病瘡也。而去吐鴟二字。且引廣韻吐病而不引正韻。俱可疑。末引類篇。病亂也。亦益可恠焉。今詳諸註皆不可從。蓋霍亂元以其苦患成揮霍惱亂。命名謂之霍亂耳。若以霍為瘡。則以亂為癥。而亦可乎。意瘡是俗字。決不可用也。穀字彙不載正字。通云。山海經百穀自生。楊慎曰。今本誤改从穀。齊民要術可證。按穀當作穀。穀與穀結體稍別。因要術偽刻之穀。以穀為古穀字。亦非康熙字典云。字彙補讀與馨同。金匱要略

畧。穉。食。之。鄙。今。按。二。書。並。不。可。從。仲。景。全。書。音。釋。云。穉。音。穉。卽。穀。也。穉。穀。同。字。何。可。疑。也。况。从。聲。者。尤。可。恠。也。如。聲。馨。等。字。皆。从。聲。無。一。字。从。聲。者。當。以。从。聲。為。正。且。馨。卽。芳。香。字。此。病。乃。吞。酸。噫。宿。腐。氣。全。是。敗。穀。之。氣。何。芳。馨。之。有。此。亦。字。學。者。昧。醫。事。之。所。致。耳。

錄補

楊士瀛曰。胃傷暑。毒露臥。卑濕。當風。取涼。風冷邪氣入於腸胃。加以嗜好肥腥。飲啖生冷。居處不節。激而發焉。

於是邪正相干。中脘節閉。氣不得通。吐利發作。時者指為脾胃虛冷。遽用入參白朮。芍子肉。豆蔻之屬。以壯脾胃。腸不思風冷。未散。輒以參朮。蔻。擗。補寒邪。邪氣得之。愈盛。愈作。縱得淹延。或下痢。或久瀉。或腹脹虛浮。或中滿不食。變證百出矣。抑猶有說焉。濕霍亂死者。少乾霍亂死者多。許仁則嘗有是言矣。蓋謂所傷之物。因吐利而出泄。泄盡。則止。猶可幸免。若上不得吐。下不得利。所傷之物。擁閉正氣。關隔陰陽。燥擾喘脹。其能生乎。則

知揮霍變亂如人被髮交爭必有以揆之可也

仁齋
直指

王綸曰、凡治諸病時常審察有無飲食傷積但見胸膈飽悶或噫氣嚥酸腹痛腸泄惡食少食便問曾何飲食審知傷積卽便先調脾胃消導飲食然後用本病之藥或與本病藥內加入消導飲食藥若不知審此則藥雖對證而不効蓋人以脾胃為主胃氣自傷則不能運化藥味以成功也亦有食後卽藥或藥後卽睡或服藥太多者謂之傷藥要須識此吾妻嘗病胎漏忽日血大崩

肆量去服小便而醒少頃復量急煎服荆芥隨醒隨量服止血暈之藥不効忽然嘔吐予以其童便藥汁滿於胸膈也卽以手探吐之未後吐出米飯及蘿蔔碗許詢問適方午飯後著惱少頃卽崩不止予悟曰因方飽食胃氣不行故崩甚血既大崩胃氣益虛而不能運化宜乎崩量不止而血藥無效也急宜調理脾胃遂用白朮五錢陳皮麥芽各二錢煎服之服未半而量止再服而崩止遂專理脾胃服十數服胃氣始還然後加血藥服

之而安。若不審知食滯而專服無崩血暈之藥，豈不誤哉。書此以例其餘，明醫雜著。

失記書名曰：生平愛食之物，即可養身，不必再查本草。春秋之時，並無本草。孔子性嗜薑，節不徹薑，食性嗜醬，卽不得其醬，不食。皆隨性之所好，非有考據。而然孔子于薑醬二物，每食不離，未聞以多致疾。可見性好之物，多食不為祟也。但亦有調劑君臣之法，不可不知。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此卽調劑君臣之法。肉與食較，則食為

君，而肉為臣。薑醬與肉較，則又肉為君，而薑醬為臣矣。雖有好不好之分，然君臣之位，不可亂也。他物類是論。曰：楊也觀世之謬，發畏慎之意。王也由我之過，萌省悟之念。俱可善矣。在于今日，最可知記之要語。故舉載焉。無名氏之說，雖差涉于偏，亦非無理。卽此邦俗諺所謂好物無祟者也。但雖嗜好之物，而多食，則必有害。可慎也。又解不得其醬，不食者，大非也。若無其字，則如彼說，亦或可通。蓋得其醬者，凡物各有可相配和之醬。倘無可相配和之

醬。則不食其物。此謂不得其醬。不食。即如此邦俗所為。喫。水引用。胡椒粉。喫可漏子。用生蘿蔔汁。喫麪線。用芥子粉。或胡椒粉之意耳。旦食為主肉。為次固矣。如其謂肉為君。薑醬為臣。則鑿說也。薑醬豈可主而食之乎。不通亦甚矣。

留飲

留飲者。停留之瘀水也。非痰也。蓋飲物之入胃也。善化。則與穀食之精粹共合同。而運輸周身。成津液。成血精。為腦髓之養。善潤全軀也。飲物者何謂耶。即是日常所用茶湯酒醬。菜汁。肉味。凡水類。皆謂之飲物也。其純粹之精氣。皆為潤身之寶。而其餘水。則下滲入于膀胱。成溺而出去也。若不化。則其飲之氣味。頗去。唯存原水。不運不滲。滯蓄。所以作支懸窒礙之諸患。遂乃伏流而溢于四末。泛濫之。

勢成腫脹而止也。皆由其留停也。猶滯食宿食之意也。但食者形之剛而硬糟粕也。故滯則壅窒而不可遷也。飲者形之柔而軟唯水也。雖停亦轉移而至于溢也。是以所患不同耳。亢飲之滯留也。因癥或疝或蟲而然。因瘀血者所希有也。此由癥疝若蟲侵侮胃元。胃氣疲餒不能健化。故飲物不化。滯停胃中。作壅痛諸患也。亢留飲之為證。與癥食物不化滯停胃中。作壅痛諸患也。亢留飲之為證。與癥人所患不異。其證腹中痞滿。或痛或動。或脹或攣。或隴起。

移動。或雷鳴水聲濶濶。或胸中不快。或心中懊憹。或驚悸。或惡心嘈雜。或吐痰。吐清水。吐酸苦水。或不能食。或食則多吐。或五日十日之間。腹大脹。吐水一升。甚者至二三升。其水或如混紫菜。吐後暫安。而復催如前。或身體重漸漸瘦削。或短氣不得臥。或渴或不渴。或口舌乾燥。或目眩頭運。或心下動氣。或大便多祕。又有溏者。後多浮腫。自足及目下。甚則全身水腫。又吐食者。似胃反。非胃反。又十日半月之中。大吐水者。尤多。有之脉沉而緩者。猶可治。數者不

可治。素靈說飲不一曰溢飲。

素問云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

脉要

精微靈樞云肝脉濇甚為溢飲。

邪氣藏府病形篇

又云尺膚虛

麻經淡作淡

如枯魚之鱗者水汎飲也。

論疾診尺篇

積飲。

出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痞飲。

同上同

積飲。

同上同

飲積。

同上至真要大論

飲發。

同上六元正紀大論云飲發注下至真要大論

水飲。

同上五常政大論云水飲內稽中滿不食

張仲景始說四飲淡飲懸飲溢飲支飲是也。

金匱方論云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淡飲有懸

飲有溢飲有支飲問曰四飲何以為異師曰其人素盛令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淡飲飲後水流在脇下歟噚引痛謂之懸飲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歟逆倚息氣短不得臥其形如腫謂之支飲○支飲亦喘而不得臥加短氣其脉平也○病淡飲者當以溫藥和之○心下有淡飲胸脇支滿目眩苓桂术甘湯主之○脉沈而弦者懸飲內痛○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木防己湯主之○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支飲胸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支飲不得息葶苈大棗瀉肺湯主之○嘔家本渴渴者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夫有支飲家歟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宜十棗湯○久歟數歲其脉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脉虛者必苦冒

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脉沈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湯主之○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支飲胸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支飲不得息葶苈大棗瀉肺湯主之○嘔家本渴渴者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夫有支飲家歟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宜十棗湯○久歟數歲其脉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脉虛者必苦冒

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欬滿卽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薑為熱藥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為支飲也支飲者法當冒者必嘔吐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

又曰留飲伏飲及說寒飲肺飲諸飲證

又云夫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手大○留飲者腸下痛引缺盆欬嗽則輒已一作轉甚○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脉沈者有留飲○膈上之病滿喘

欬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痛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瞶剝必有伏飲○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為留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脉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肺飲不弦但苦喘短氣○脉浮而細滑傷飲○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湯主之○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大下後善虛脉偏弦者飲也○先渴後嘔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伏苓湯

善二作裏

主之○飲家其脈弦為有水十棗湯主之○留飲又見
神農本草甘遂條留飲宿食巴豆條留飲痰癥名醫別錄蜀椒條
留飲又病源候論千金方千金翼方外臺祕要所引范
汪方深師方等皆同○溢飲又見病源候論千金方千
金翼方外臺祕要所引范支飲又見病源候論千金方
外臺祕要所引深師方懸飲論千金方

其他如流飲

見病源候論千金方千金翼方

癖飲

出病源候論及外臺祕要所引深師方外臺又引千金
方今只作癖飲飲癖

見病源候論千金方
作飲癖

癖飲

見千金方千金翼方及外臺祕要所引范汪方延年方
酒癖飲

出外臺祕要及所引深師方外臺又引病源病源
今只有酒癖無飲字

五飲

千金翼方作
淡飲

見千金方、千金翼方、留飲、滯飲、痰飲、溢飲、流飲是也。
後世和劑局方以下皆舉此目。

飲氣

見外臺祕要所引廣濟方延年方外臺又引千金作氣飲今考千金無飲實流飲

出千金方

淡水

千金翼方飲食不消條云三焦過閉塞不通留水在膈上不消化名曰淡水積年不去雖服藥下之不能便去

雖得小去隨復如故此亦停飲也

雖多濫名猶曰留飲宿食或曰留飲宿水此自秦漢逮唐皆莫非敗飲停水之事宋元以下專稱痰飲皆以飲為痰屬謬誤之大者也飲卽滯飲停飲乃與宿食滯食之意同以其滯支懸淡伏皆因停留所為故今標留飲續傷食後使知其非痰屬也又按張從政論飲全足逞臆固不足取信而近時有以此謂無上妙論用之者不知為邪說所誤也故略舉辨駁使知其過謬也

張從政作飲當去水溫補轉剝論曰留飲止證也不過畜水而已王氏脉經中汎之為四痰飲懸飲支飲溢飲此卽張仲景金匱方論所始說非肇於王叔和從政未及見之耶疎陋尤甚千金方又孤五飲字雖出千金方等數名孫思邈唯出滌飲流飲二名易之耳此亦非始於孫氏也皆觀病之形狀而定名也今予皆不論此論飲之所得其來有五有憤鬱而得之者有困乏而得之者有痛飲而得之者有熱時傷冷而得之者飲證雖多無出于此夫憤鬱而不得伸則肝氣乘脾脾氣不化故為留飲肝主慮久慮而不決則飲氣不行脾主思久思而不已則脾結故亦為留

飲肝氣乘脾肝脾主思慮固是醫家之空論腐談足發嘔者若脾氣不化與脾結則當先食留食留則氣亦留血亦留豈獨飲留已乎且久慮而不決則氣當先滯而不行氣留而不行則血亦留而不行亦豈獨飲氣不行已哉偏亦甚矣人因勞役遠來乘困飲水脾胃力衰因而嗜卧不能布散於脈亦為留飲此不可謂困乏而得之何也若雖困乏而不飲水則何飲之可留乎雖使不困乏而飲水嗜卧不能布散則亦當留飲然則謂困乏飲水而得之可也雖困乏不飲水則

無可留之飲水、且困乏而脾胃力衰、則豈止飲留哉。亦當食留而氣血亦同留。如從政說可謂不通矣。人飲酒胃已滿又復增之、脬經不及此或有或否。傷酒人不止滲泄久久如斯亦為留飲。因隆暑津液焦涸喜飲寒水本欲止此不須為留飲。應渴衆快過多逸而不動亦為留飲。直為水瀉不然或為痢疾或為泄瀉而為留飲亦十中有二。槩謂熱時傷冷而得之則非也。人若病飲者、豈能夫水者陰物也、但積水則生濕停酒則生燥久則成瘻。在左腸者同肥氣在右腸者同息貴上入肺則多嗽下不足一一辨焉。但飲非入肺者亦非入腎者、且謂在太陽為支飲者何妄作之甚耶。

故濕在上者目黃面浮在下者股膝腫厥在中者肢滿痞膈痰逆在陽不去者久則化氣在陰不去者久則成形今之用方者例言飲為寒積皆用溫熱之劑以補之燥之夫寒飲在中反以熱藥從上投之為寒所拒水濕未除反增心火火既不降水反下注其上焦枯其下寒慄鹵莽滅裂之言奚以辨為其如謂水濕未除反增心火火既不降水反下注者僻論尤強誣矣况乎留飲下無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渠不信夫引素問者意差違矣

內經曰出入補法氣方隔塞

補則轉增、豈知內經所謂留者、攻之何後人不師古之甚也。

以偏見立說故造語不倫、自是以下頑瞑尤甚可厭。

且以白朮參苓飲者、服之尚加悶塞、况燔鍼艾火、其

痠可知前人處、五飲丸三十餘味、其間有礬石、巴豆、附子、烏頭、雖是下攻、終同燥熱、雖亦有寒藥相參、力孤無

援、故今代劉河間依仲景十棗湯、製三花神祐丸而加

大黃牽牛新得之疾、下三十五十九氣流飲去、昔有病此

者數十年不愈、予診之左手脈三部皆微而小、右手脈

三部皆滑而大、微小為寒、滑大為燥、余以瓜蒂散、湧其

寒痰數升、汗出如沃、次以導水禹功去腸胃中燥垢、亦

數升、其人半愈、然後以淡劑流其餘蘊、以降火之劑、開

其胃、口不渴、踰月而痊、謂腸胃中燥垢數升者最可疑之甚矣、沈思

暗慮不知燥垢何物、不可謂垢膩為燥、抑為如頭白屑、

其胃口不渴、踰月而痊、謂腸胃中燥垢數升者最可疑之甚矣、沈思

者在腸胃中耶、大凡人身腸胃中常常津潤不燥乾與

外面皮膚上不同、除膈噎人外、雖病者不至甚乾、嗚呼、

從政之書不可信也、如此虛誕之至矣。

夫黃連黃柏可以清上燥濕、黃芩可以補上滲濕、二者可以收後、不可以先驅、復

未盡者、可以苦葶藶、杏仁、桑白皮、椒目逐水之藥、伏水

皆去矣、夫治病有先後、不可以亂投、邪未去時、慎不可以補

也、大邪新去、恐反增其氣轉甚於未治之時也、昔河內

有久病飲醫者斷為脾濕、以木香牽牛二味散之下、十

餘行、因給病人復變散為九、又下、十餘行、復變丸為散、

又十餘行、病者大困、睡幾一晝夜、既覺、腸胃寬潤、惟思

粥食少許、日漸愈、雖同斷為濕、但補瀉不同、其差至此、

不死者幸矣、可憫其罹毒手也。

內經曰、歲土大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甚則飲

發中滿、太陽司天、濕氣變物水飲內畜、中滿不食。註云：此年太陰在泉、濕監於地、病之原始、地氣生焉、少陰司天、濕土為四之氣民病、孰、齶、飲發、又土鬱之發、民病、飲發注下、附腫身重、又太陰所至、為積飲否隔、又太陰所至、畜滿、又太陰之勝、與太陰之復、皆云飲發于中、以此考之、土主濕化、不主寒水、主寒化、不生濕、天多幹雨、地有積潦、皆以為水、在內經屬土、冰霜凝沴、風氣淒凜、此水之化也、故曰、丑未太陰濕土、辰戌太陽寒水二化本自不同、其病亦異、夫濕土太過、則飲發于中、今人以為脾土不足、則軒岐千古之書、可從乎、不可從乎、觀從政證據運氣、乃可以知其妄作冥行虛誕可惡也、吁、繆希雍猶能笑之、况不為繆希雍者乎、故從政之書、決不可信也。

泄瀉

泄瀉者、謂水與糟粕相混而不別、直走肛門、泄下而瀉出也、卽屎之如水、如泥者、是已大略有傷食泄、傷酒泄、中寒泄、挾熱泄、疝泄、腸冒虛泄、結毒泄、小兒疳泄之別、水泄、泄、糞泄、鶯溏及卒漸之不同、有瀉糞如水直大射出、猶覆桶水、有建瓴之勢者、謂之水泄、又曰洞泄、多是暴瀉也、又有食不化、熟而直瀉出者、謂之飧泄、又有瀉糞中有硬屎者、謂之鶯溏、又曰鴨溏、此二證亦多暴瀉也、有瀉糞較濃。

如濁泥水。濂瀉泄下者。謂之溏泄。又曰濡泄。多是久瀉也。大凡此證。雖有微甚卒漸之不同。而均之俱是腸胃元氣之急慢疲弱。則一也。原夫飲食之入于胃中也。胃元固強。直能剋化。而健運精粹於周身。以成血精津液。而潤養全軀。以糟粕逕送腸中。而腸氣亦健旺。能必別水與糟粕。以水滲入膀胱。出於前陰。而成溺。糟粕送于肛門。成糞。以出此為常度。苟胃元之緩少急慢也。朝暮所入之飲食。不能速化熟。而以半化半熟者。或全未熟者。直傳送于腸中。

由腸氣亦急慢。故所受盛之飲食未熟者。不能更重腐化。以泌別而水與糟粕相混。下走出於肛門。以成瀉糞。此為泄瀉。苟既如此。則水皆與糟粕混合。下出不能滲入膀胱。而成溺。故溺出至少。泄瀉日益甚。無止時。由水不別也。蓋腸胃元氣之急慢。倘在一旦。則其復也易而速矣。以其暴瀉也。雖大泄數行。而調理中竊不日平愈。若由腸胃之疲弱。遂成泄瀉。則其愈尤難。且遲矣。由其有漸也。此證最難療。何則。以胃元已疲弱。不能輸精粹於周身。腸氣亦疲弱。

不能泌別水穀。只是日日泄瀉不止。精華盡瀉下去。潤養周身者咸成烏有。至無繼運。雖欲身不瘦可得乎。瘦瘠既見。食減體憊。短氣腹滿。種種諸候續出。加以浮腫尤為危篤。此漸瀉之所以可恐也。故病中諸證。泄瀉最為弱候。凡諸病屎硬者。乃知腸胃氣猶在焉。故或可治。或延餘涎。若至便已瀉者。乃知腸胃氣既虛脫故。或可懼。或死期漸迫。又有屎軟者。必瀉之漸宜急恐以運固收之策。是以大凡診視病人。首以先問屎之硬軟為要務。為是故也。可見泄瀉之為惡證也。凡患泄瀉之人。腸胃通皆濕潤不燥。猶潦水之地。故治之以燥之固之為要。第一以灸為上策。其次散藥為佳。譬如有用粉土燥砂填止。潦水一般。而後世醫流治此證者。槩皆用煎湯為主。此猶用水止水理之所不當。也。夫腸胃喜燥而惡濕。腸胃已成濕潤不燥之地。又以水加其上。所謂如塗塗附。欲其濕之燥瀉之止。何可得乎。是故治此證者。常以灸為先務。散劑亞之。皆是燥之固之之術也。若用湯劑。則必宜加入木末成濃煎汁。用之矣。幾于

不失治法之當然也。若泄不止。至目下足脰有浮腫則危矣。今列諸證逐一辨究。

傷食泄者。由食生冷硬物。或有毒魚鳥蟲獸肉。及異蕈奇菜類。冒元為其物所廢犯。不但不能剋化。反被倒抑。冒中鬱滯妨塞。腹裏絞痛。上為嘈雜惡心。乾嘔。遂乃不能腐熟。直送下於腸中。裏急逼迫。大水泄。陣陣而瀉出。自一二行。至四五行。及十餘行。有其傷物之氣盡。則已者。又有其後疲虛。而遂變成他證者。又有夏秋終成痢疾者。此一證雖

在既成內勢之後。亦由此而成者。比比而有之。故併及焉。按論。由傷食而瀉者。自陳言楊士瀛以下。皆言及焉。而至立傷食瀉名目。則戴思恭為始。併作瀉名者。失言耳。

證治要訣。云傷食瀉。因飲食過多。有傷脾氣。遂成泄瀉。俗呼為傷食敗腹。其人必噫氣。如敗卵臭。又云。有脾氣久虛。不受飲食者。食畢。即腸鳴腹急。盡下所食物。纔方寬快。不食。則無事。俗名錄食瀉。經年累月。又云。傷於生冷油膩。停滯膈間。脾氣不溫。食難消化。或多食糯食。及

一切非時難化之物入云傷食兼感風寒其證與前同但添身疼一證俗謂之夾食傷寒

仁齋直指云外此則傷食一證失饑傷飽胃不能消心腹膨脹所下酸臭可驗焉治法當究其感受之源然後為之固實不窒其原吾恐決潰四出莫知其終者矣雖然脾胃含氣以消水穀水穀既分安有所謂泄

三因方云其如飲食生冷勞逸所傷此不内外因

古云飧泄者多是此證由其所食不化故也或由此而變

他證者亦有之或又有由胃元虛備成此證者大危

素問云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瘻脚下痛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藏氣法時論又云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則入五藏入五藏則膩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太陰陽明論又云怒則氣逆甚則嘔

血及飧泄舉痛論又云清氣在下則生飧泄陰陽應象大論又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同上又云志有餘則腹脹飧泄調經論又云久風為飧泄脉要精微論又云歲木大過脾土受邪民

病飧泄食減腸鳴氣交變又云歲土不及民病飧泄霍

大論

又云歲土不及民病飧泄霍

亂同王又云卑監之紀其病飧泄邪傷脾也

五常政

又云

厥陰之勝胃腕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少腹痛

注下赤白甚則嘔吐鬲咽不通至真要

大論

又云故冬不按蹠

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痺

論

○按此

春不勦刃刃云云冬不病痺厥飧泄而汗出也

金匱真言

一條考林億等新校正註則似屬全
刺文如是則不可舉用故附記靈樞云嬰兒病其頭

毛皆逆上者必死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難已飧泄脉小

手足溫泄易已

論疾診
尺篇

又云在腸胃之時責響腹脹多

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百病始
生篇

又云夫

中熱消痺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

人懸心善饑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

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師傳
篇

又云大

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則飧泄不化脹

又云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脉絕是五逆也

王版

又云飧

泄取三陰九鍼十
二原篇又云飧泄補三陰之上補陰陵泉皆

久留之熱行乃止四時氣篇又云是肝所生病者胃滿嘔逆
飧泄狐疝遺溺閉癃經脈篇○以上素靈所論泛濫不得
的實今略舉載以備考證須選擇其中善者一二取而
用之可也

水泄者以瀉糞如水裏急窘迫大注射出滲濺有聲猶建
瓴水噴篩四散唧唧然頻併無度故稱水泄多是傷食泄
或有毒物及用毒藥下之類有此證又有寒氣動疝腸氣
為疝所壓犯不能泌別分滲水與糟粕而成此證者若止

暴傷而無內虛者雖使數十行而泄注止則已雖疲極將
息至慎其復也易古人多混水穀痢水痢中

病源候論云新食竟取風名為冒風其狀惡風頭多汗
膈下塞不通食飲不下腹滿形瘦腹大失衣則膩滿食
則洞泄其洞泄者痢無度也若冒氣竭者痢絕則死見水
穀痢又云宿寒之家其人常自患冷躡濕地若足踏凍
絛地或衣被薄皆發風下最惡何謂風下當風吹腰腹冷
氣徹裏而暴下者難治見久冷痢條

外臺祕要所引文仲療因仲夏熱多令人發水穀痢腸中鳴轉一瀉五六升水見水穀又廣濟療水痢及霍亂崔氏方同云冷痢食不消化及有白膿日夜無節度但疑是冷悉主之見水痢條又時後療水下痢色白食不消者為寒下見冷痢條備急葛氏亦同上其他多是此類故不盡錄

洞泄亦同水泄以其肛門洞開大泄瀉出猶無監門守吏不能制止出者也洞之無戶似之故稱洞泄亦多是傷食

泄或中毒物泄寒犯疝泄俱有此證

素問云是以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生氣通又云長夏善病洞泄寒中故冬不按蹠長夏不病洞泄寒中金匱真言論靈樞云腎脉小甚為洞泄邪氣藏府病形篇

酒泄者謂酒客飲酒每晨起必泄瀉也此不因酒傷而成常度者也又有因傷酒成此證者凡酒客此證十有八九又有飲酒祕結者十中之一二耳蓋酒客之腸胃無日不有酒而每晨泄出則酒氣剩水瀉去無餘故無大害若至

太府祕結。則酒氣薰蒸。腹內剩水泛溢。周身內熱鬱煩燥渴齶爛諸證。所以由出也。是以酒客泄瀉者。每鮮大害。而及多飲久瀉。遂至傷陽。胃成內損。况且祕結者早受其害乎。不可不慎也。觀其傷酒泄者。若不絕酒。則雖藥治萬般而轉治轉敗。終無底績。故療之者。宜首絕飲。而後施法也。證治要訣云。因傷於酒。每晨起必瀉。

明醫雜著云。若飲酒便瀉。此酒積熱瀉也。戴思恭王綸俱云。因傷酒而泄瀉者也。後言酒瀉者皆本於此。後世云酒積瀉者亦王啓之也。○赤水玄珠以下皆有是目。

張介賓曰。酒瀉證。飲酒之人多有之。但酒有陰陽二性。人有陰陽二臟。而人多不能辨也。夫酒性本熱。酒質則寒。人但知酒有濕熱。而不知酒有寒濕也。故凡因酒而生濕熱者。因其性也。以蘿汁不滋陰。而悍氣生熱也。因酒而生寒濕者。因其質也。以性去質不去。而水留為寒也。何以辨之。常見人有陽強氣充。而善飲者。亦每多瀉瀉。若一日不瀉。反云熱悶。蓋其隨飲隨瀉。則雖瀉不致傷氣。而得瀉反以去濕。此其先天稟厚。胃氣過人者也。最不易得。亦不多見。此而病者。是為陽證。不過宜清。宜利。去其濕熱。而病可愈也。若陽虛之人。則與此大異。蓋脾虛不能勝濕。而濕勝。卽能生寒。陽氣因寒。所以日敗。胃氣因濕。所以日虛。其證則形容漸羸。飲食漸減。或脉息見弦細。或口體常怯寒。或臍腹常有隱疼。或眩運常多困倦。或不安於五鼓。或加甚於秋冬。但無熱證可據。而常多飧泄者。則總屬虛寒也。凡若此者。若不速培陽氣。必致漸衰。而日以危矣。余於四旬之外。亦嘗病此數

其補癖之好也。用峻補得効可疑也。若令飲酒亦應不異於前特絕飲而後全愈此其所以非据藥也。

鴉塘者謂鴉糞如水中少結糞猶鴉之糞也。此亦飧泄之類。由腸胃元氣急慢疲弱不能剋化水穀也。比之狼泄猶之可也。何則以有少結糞也。蓋由結糞者前來腸胃所能剋化者而後之鴉糞包衝將出去也。但為鴉糞多結糞少故得泄名差有痢疾意存焉須默識暗察能知其真也。一名鴉塘以鴉與鴨同也。

年其勢已窘困徧求治法見朱丹溪曰因傷於酒每晨起必瀉者宜理中湯加葛根或吞酒蒸黃連丸王節齋曰飲酒便泄者此酒積熱瀉也宜加黃連茵陳乾薑木香之屬薛立齋曰若酒濕未散脾氣未虛宜用此藥分利濕熱若濕熱已去中氣被傷宜用六君子調補中氣又曰酒性大熱乃無形之物無形元氣受傷當用葛花解醒湯分消其濕凡此諸論若已盡矣然朱王二家之說則不分寒熱皆用黃連是但知酒之有熱而不知酒之有寒鳥足憑也惟薛氏之說雖亦云酒性大熱而所重在脾誠若善矣余因效之初服葛花解醒湯不効繼服六君子補中益氣湯又不効再服理中以至八味俱不效斯時也計窮力竭若無再生之望矣因潛思熟計料非峻補命門終無益也乃自製胃關煎右歸丸一丸丹等方以治其病仍絕口不飲以杜其源調理年餘竟得全愈○見景岳全書○此論酒性質寒熱鑿矣去朱王就薛乃投

素問云陽明在泉主勝則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為鶯

唐至真要又云歲火不及病鶯溏腹滿氣交變大論又云陽

明司天燥淫所勝欬腹中鳴注泄鶯溏至真要

大論

金匱方論云肺水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鶯溏

又云寸口脉沈而遲沈則為水遲則為寒寒水相搏趺

陽脉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鶯溏冒氣衰則身腫

保命集云有寒泄者大腹滿而泄又有鶯溏者是寒泄

也鶯溏者大便如水中少結糞者是也

古今醫統
云鶯瀉

唐泄者謂糞如軟泥而不如水也素靈所說混合無別特
張仲景所言明白的實又曰濡泄者恐是此證此亦不得
分曉

素問云厥陰司天風淫所勝民病冒脫當心而痛上支
兩脅鬲咽不通飲食不下舌本強食則嘔冷泄腹脹溏
泄瘕水閉至真要大論又云少陰之勝嘔逆躁煩腹滿痛溏
泄傳為赤沃同又云陽明之勝左胠腋痛溏泄內為嗌
塞外發癩疝上又云歲土太過病腹滿溏泄腸鳴氣交變大

論、又云、歲水太過、病反腹滿、腸鳴、溏泄、食不化。同上又云、歲木不及、民病中清、眩、脇痛、少腹痛、腸鳴、溏泄。同上又云、歲水不及、民病腹滿、身重、濡泄。同上又云、濡勝則濡泄。元正紀大論○按陰陽應象大論作濕勝則濡寫又云、足痿不收、濡寫血溢。同上又云、足痿不收、濡寫血溢。同上又云、濡勝則濡寫。又云、足痿不收、濡寫血溢。同上又云、太陽之勝寒入下焦傳為濡寫。至真要大論又云、濡客下焦發而濡寫。同上本作瀉靈樞云、脾足太陰之脉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溏瘕泄、水閉黃疸、不能臥。經脈篇

傷寒論云、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濶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鞦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又云、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鞦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鞦者、不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者、此但初頭鞦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又云、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鞦後必

溏不可攻之。○得病二三日，脉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鞭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鞭後必溏，未定成鞭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鞭，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又云，凡用危子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又云，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胃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

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證，故知極吐下也。

由已上三五條有曰初頭鞭後必溏及微溏等語考之，則見溏非水泄大泄，但其鞭，糞而泄也，決然可知矣。

中寒泄者，謂外為寒濕之氣所廢，腸胃氣疲，不能勝之，而泄鴉也。居濕地當寒風涉冷水冒冬曉犯霜雪霧露而得之，又有喫冷物飲冷水患之者，其證或為水泄，或為溏泄，或為飧泄，腹或痛或不痛，腸鳴濯濯腰冷腹脹，卽素問所

謂冷泄是也。

素問云食則嘔冷泄腹脹至真要又云寒下六元正大論又云下清同又云下泄清厥文云食寒則泄效靈樞云冬

月重感於寒邪氣藏府又云四肢清泄王版病形篇

論又云食寒則泄靈樞云冬

挾熱泄者卽仲景所謂協熱利是也傷風寒證中多有之乃見近世時行風寒疫必有此證皆是帶虛之人也其證有熱當祕結而反泄瀉猶云和熱而下也蓋謂真元溫氣必能剋化必能祕別必不為瀉若盛熱則燥乾津液必為

燥結祕閉特非盛熱者不能燥之反作齎爛而成協熱利猶天日熱氣甚烈則燥成乾物不甚而蒸則敗壞成爛物也其證腹不痛多溏泄間有腹痛者水泄者至渺若有血雜者極惡候

傷寒論云太陽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結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樓英曰四日復下之五字衍文也見醫學綱目○又云太陽病下之其脉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脉

浮者必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沈緊者必欲嘔。脈沈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又云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鞶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又云若脉數不解而下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

疝泄者。謂由疝而泄瀉也。蓋疝之蟠據也。多在臍下少腹。腰間。臍之左右上下底裏。與腸隣比。而斯疝日長月驕。適

乘腸氣之倦怠。從外靡犯侵侮之。乃令腸氣不得平快動。作腸氣固怯懦矣。不能奮起以振興。徒事外禦。差失自家之職。不能竭力於秘別。外敵內怯。且防且顧。遂疲于奔命。漸漸憊弱。自不得分利水與糟粕相混以降下。而為瀉出。此謂之疝泄也。其證多溏泄。而非水泄。間亦有水泄者。腹或痛或不痛。有一日一二行者。四五行者。間有一日多一日少。行數不定者。或晨朝必瀉者。或昏夜必瀉者。飲食如常。心事亦無不快意。或半年一年乃至三五年者。以其本

腸病而非胃家事也。雖然，日日如是，不止則始，則胃氣如常化熟水穀，運輸精粹於周身，以糟粕剩水送下腸中。後則以腸胃元自一家，雖胃氣亦俱疲弱，化熟運輸不得如故，終乃成胃虛泄而斃也。可不懼乎？是故治此證專在未至胃虛之先。若以能食苦少輕視，悠悠涉日，不加謹治，則燎原之勢既成，後悔何及焉？此疝泄之所以不可不恐，以早加治療也。又此證其初不覺甚苦，故備慮不及于此，而漸漸至于延綿也。醫人能知病機者，猶且不致慎防，况世

人乎？所以病加深也。又此證有與休息痢易混者。但休息痢者必腹痛，必便膿血。若無膿血者，決非休息痢，即疝泄也。以此為辨，自判然矣。詳見于休息痢條。

按疝泄一證，古人不言及焉，在今視之，此證甚多。後世論之者，亦不過配當經藏之常態，固不足取也。故今詳說其實，以詔子弟。

冒虛泄者，謂胃元漸虛，而泄瀉也。胃元非無由而虛者也。必有所害也。蓋飽飯大嚼，貪饑無厭，充滿胃中，內脹短氣。

在青年猶且苦之。雖然元氣剛強。隨飽隨化。能熟能運。不
有他異。又無傷害。雖間為宿滯。及中傷。有腹痛吐瀉之患。
而在一旦。則既吐瀉之後。復常不日無有餘患也。號瀉不
止。積日累月。乃至壯年。冒氣漸疲。中傷旦暮。化熟運輸。無
復如舊。乃半化半熟。而送下腸中。腸氣亦同冒家。月日疲
弱。必別分利。亦不似往。遂乃合污下出。終成泄瀉。以其由
冒家漸虛。而瀉故謂之冒虛泄也。此卽泄瀉中之重患也。
化熟日日不及。運輸日日不繼。則身體漸見瘦瘠。必別分
利。日日不能。則小水不快。多通瘦甚。則皮肉枯索。不能襯
密。渴少。則不滲之水泛濫。乃歸皮裏。肉外之水分。稍見浮
腫。至是時也。極危之候。難治之極。又有一等。日間及上半
夜無事。至夜半以後。睡夢中催逼。近曉必瀉一行者。間有
二行三行者。以其早晨必瀉。故後世謂之五更瀉。卽冒
虛泄之近。五更必瀉者。而非別證也。後世謂之腎瀉。又
曰脾腎瀉。此謬名之最甚者也。泄瀉決是腸冒之事。非他
所與。豈有自腎而瀉之理乎哉。妄鑿殊甚焉。

許叔微曰頃年有一親識每五更初欲曉時必溏泄一
次如是數月有人云此名腎泄腎感陰氣而然出本
楊士瀛曰人皆以泄為脾患而不知腎病有泄焉腎泄
何如曰腹痛無定處似痢非痢骨弱面白脚下時冷者
是也仁齋直指

戴思恭曰但得日間上半夜無事近五更其瀉復作此
病在腎俗呼脾腎泄證治要訣

張介賓曰腎泄證卽前所謂真陰不足證也每於五更

之初或天將明時卽洞泄數次有經月連年弗止者或
暫愈而復作者或有痛者或有不痛者其故何也蓋腎
為胃關閉竅於二陰所以二便之開閉皆腎臟之所主
今腎中陽氣不足則命門火衰而陰寒獨盛故於子丑
五更之後當陽氣未復陰氣盛極之時卽令人洞泄不
止也景岳全書

後世解五更泄者皆同此意雖有少不同亦無出于此
外者故姑記張說使覽者知諸說妄鑿不足取也

結毒泄者。謂結毒之人。遂作泄瀉也。蓋由瘀血結毒。滯在周身表裏。而腸胃之氣不能快暢。乃遂惰于化熟。泌別之職。攻圍日密。守禦難支。以漸疲弱。終成泄瀉。此為結毒證中之虛候。而昔人未言及焉。故新立條目。

小兒疳泄者。謂疳兒久瀉也。蓋其初由過愛多食。或喫沙糖飴餳甜物。或傷於生冷硬物。油麪難化之食。一旦暴下。為大水泄。當是之時。雖剝易治。以特係急傷。元根未撼也。飲食屢中。且瀉且止。悠悠度日。不嚴節慎。遂啓纏綿之基。

終成久瀉難止之證。可不懼乎。其證有一日瀉一行者。或有二三行。至四五行者。有腹痛者。或有不痛者。有屢饑好食渴引飲者。或有食少不渴者。漸及柴瘦骨立。至此既為難治。况加欬嗽。晡熱。脈數浮腫乎。必死不治。不待言也。間有便膿血者。故或稱休息瀉。或稱腸風臟毒。並非也。直是疳。蓋似而非者也。又有痢疾後成疳泄者。此證間成休息瀉者。有之。須詳問辨。施治法勿令誤也。千金方有疳瀉。痢條。即是痢疾之屬。而與此疳泄。元不同候。

千金方云論曰凡瘡濕之病皆由暑月多食肥濃油臘取冷眠睡之所得也禮云君子盛暑之月薄滋味無食肥濃煮餅此時以不利人也養生者宜淡戒之不爾多患瘡濕病耳○又云瘡濕下黑或云瘡濕久下痢赤白或云瘡痢不止或云瘡蝕人諸處但是赤血痢久不瘥又云崔氏云晋代之地多生瘡蝕人五藏通見脊骨下膿血手足煩疼四肢無力夜臥煩躁不安而失血色肩胛疼面及手足有浮氣或下血外臺秘要所引古今錄驗又云瘡濕病

而無血字

外臺祕要所引必効方云冷瘡痢古今錄驗云五瘡蒸下痢廣濟方云久患瘡痢不差必効方云積久痢成瘡又云痢初較後膿血或變純白或成魚腦五十日以上或一二年不差變成瘡所下如泔淀又云久痢變成瘡下部竅生惡瘡惡寒壯熱近効方云瘡痢晝夜無度自漢至唐槩皆以泄瀉與痢疾混同論治故以上諸書泄痢錯雜分辨不明見者其擇擇而可也在古素靈專稱泄

按外臺祕要
有通按較字
疑誤考
按本草綱目
蟾蜍條引子
母祕錄云小
兒疳泄

素問云胃脉虛則泄脉要精宣明五微論又云食寒則泄風論又云大

腸小腸為泄氣篇宣明五微論又云泄利前後玉機真論又云泄而

脉大同上又云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陰陽別論又云腹脹

而泄至真要大論又云固泄同上○其他刺熱論、欬論、標本病

紀大論、靈樞云冬月重感於寒即泄傳論、平人氣象論、六元正

脉小甚為泄同上又云不汗出則泄熱病篇又云四肢清泄

王版又云脹且泄師傳篇又云泄少氣論疾論篇又云病泄

脉洪大是二逆也五禁篇、又見病本篇又云大泄同上、又素問六

元正紀大論有

或曰洩
嘔池字○八十一難亦同

素問云洩及便膿血脉要精微論○八十一難云大腹而洩、又曰後泄。

素問云尺寒脉細謂之後泄平人氣象論又云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舉痛論靈樞云春傷於風夏生後泄腸澼論疾診尺篇

虛泄

素問云虛泄為奪血要篇

王版論

氣泄

又云上見欬唾下為氣泄

王機真藏論○又按靈樞癲狂篇云氣下泄

血泄

又云四支解墮喘欬血泄泄者脉急血無所行也

示從至眞要

客又云欬而血泄

至眞要大論

又云嘔血血泄

同上

又云血溢泄不止

王

○論等亦有血

血泄注下

氣交變大論

又云血溢泄不止

王

○論等亦有血

泄注

又云四支解墮喘欬血泄泄者脉急血無所行也

示從至眞要

又云欬而血泄

至眞要大論

又云嘔血血泄

同上

又云血溢泄不止

王

○論等亦有血

泄注

素問云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

王機真藏論

又云泄注赤白

至眞要大論

又云寒中腸鳴泄

者活

王機真藏論

又云泄注赤白

至眞要大論

又云寒中腸鳴泄

注

氣交變大論

○又云流注

六元正紀大論

云血溢流注

泄注

又云注泄赤白又云注泄驚瘡又云善注泄

並見至眞要大論

○又云流泄

六元正紀大論

云流泄禁止

注下

又云注下赤白至真要大論○六元正紀大論亦同又云督鬱注下又云

飲發注下並見六元正紀大論又云血便注下氣交變大論又云下沃

赤白至真要大論又云腹滿痛澀泄傳為赤沃○此皆痢疾

竅寫

素問云竅寫無度至真要大論

暴注

又云暴注下迫至真要大論又云少陽所至為暴注六元正紀大論

又云下白溺白至真要大論又六元正紀大論有泄滿字

下利

便瀉

又云少腹堅滿數便瀉至真要大論

下利

又云寒至則堅否腹滿痛急下利之病生矣六元正紀大論又

云其病吐利五常政大論

漏病

同上著至教論

以上皆是泄瀉而與痢疾混言者亦不少也秦越人始說

五泄

八十一難云：泄凡有五，其名不同。有冒泄、有脾泄、有大腸泄、有小腸泄、有大瘕泄。名曰後重。冒泄者飲食不化，色黃。脾泄者腹脹滿泄注。食卽嘔吐逆。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大便色白，腸鳴切痛。小腸泄者溲而便膿血，少腹痛。大瘕泄者裏急後重，數至圊而不能便。莖中痛。○滑本義引謝陳二氏曰：謝氏謂小腸大瘕二泄，今所謂痢疾也。四明陳氏曰：冒泄卽飧泄也。脾泄卽濡泄也。大腸泄卽涸泄也。小腸泄謂凡泄則小便先下而便血卽血泄也。大瘕泄卽腸澼也。○趙獻可醫貫曰：大瘕泄者卽

腎泄也，可謂妄昧大謬矣。今按稱冒泄脾泄者泄瀉也。大腸泄小腸泄大瘕泄者痢疾也。以其始出五泄名目，別說證狀，使後世者流致瑣碎之費辨故一刀兩斷，分明作二項以示要約之宗旨。

至張仲景專稱下利以痢疾為生，而泄瀉在內混同論治。分辨不正。

傷寒論云：下利有微熱而渴，脉弱者，令自愈。論同。又云：下利脉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復緊，為未解。論同。又

金匱方論
作今下同
復作脉

云少陰病脉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溫脉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又云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陰七壯又云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張滿金匱方論同又云下利脉沈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同上又云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同上又云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

金匱方論攻下有其字

穀內寒外熱脉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又云脉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又云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脉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又云傷寒醫酉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又云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四逆湯攻表桂枝湯

金匱方論裏下表下並有宜字

金匱方

論同

又云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

之又云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又云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又云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又云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

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又云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又云下利脉大者虛也以其強下之故也設脉浮革因爾腸鳴者屬當歸四逆湯主之又云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沈重疼痛自下利

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又云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又云少陰病下利脉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欬逆無脉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服湯脉暴出者死微續者生又云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又云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卽吐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又云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趣少腹者此欲自利也又云少陰病下利脉微

瀉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又云下利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宜桂枝湯發汗又云下利後當便鞦韆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又云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宜梔子豉湯又云下利後脉絕手足厥冷眸時脉還手足溫者生脉不還者死已上二條金匱方論同又云下利寸脉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清膿血金匱方論同又云下利脉沈弦者

金匱方論令
作今

金匱方論無
少陰病三字

下重也脉大者為未止脉微弱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同上又云下利脉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同上又云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又云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金匱方論同又云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滿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金匱方論同又云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金匱方論同又云傷寒發熱口中勃勃氣出頭痛目黃不可制貪水者必嘔惡水者厥若下之咽中生瘡假令手足

金匱一本作
書下

金匱方論無
內字

又滑下有者
字又無之字

溫者必下重便膿血又云若脉數不解而下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又云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又云少陰病欬而下利譏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又云下利譏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論同又云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又云下利脉遲而滑者內實也利未欲止當下之宜大承氣湯金匱方論同又云下利脉反滑當有所去下之乃

金匱方論無
內字

又滑下有者
字又無之字

愈宜大承氣湯同又云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鞭者急下ス之宜大承氣湯同又云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當下ス之與大承氣湯又云下利差後至其年月

金匱方論蓋後作已善又曰下有時字

日復發者以病不盡故也當下ス之宜大承氣湯金匱方論同又云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為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又云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其

後必便膿血又云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又云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為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又云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又云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茈胡湯主之又云少陰病自利清水分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ス之宜大承氣湯又云趺陽脉大而躁者當即下利為難治又云假令下利寸口關上

尺中悉不見脉然尺中時一小見脉再舉頭者腎氣也若見損脈來至為難治又云假令下利以胃中虛冷故令脉眩也又云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又云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又云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又云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又云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又云下利手足厥冷無脉者灸之不溫若脉不還反微喘者死金匱方論同又云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脉反也

實者死又云傷寒其脉微澁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却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本嘔而下利者不可治也

金匱方論云夫六府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上氣脚縮五藏氣絕於內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又云下利脉反絃發熱身汗者自愈又云下利氣者當利其小便已上傷寒金匱所說皆以泄瀉與痢疾混同條論者槩舉以備考證而今雖不可詳分而大畧前後別載都在

覽者擇取耳

曾疑巢元方孫思邈王燾俱不立泄瀉門今而憶之皆承仲景之意而然也雖間有一二條所論而皆混痢疾中而無別門

病源候論千金方外臺祕要並無泄瀉門○如病源候論傷寒病後胃氣不和利候婦人下利候小兒洞泄下利候千金方泄利不止條外臺祕要所引刪繁芳洞泄諸證卽是泄瀉證也不暇一一舉載

迄宋以後稍稍有辨別如許叔微楊士瀛陳言之徒是也本事方立臟腑泄滑及諸痢門

仁齋直指立泄瀉門次立瀉痢門

三因方立泄瀉門曰古方泄利與滯下共為一門千金又以宿食不消在熱痢類門類混濫後學難明不可甄別也○又次立滯下門

爾來遂成定格凡自載思恭劉純以及明末清初諸醫流諸方書大畧皆並立泄瀉痢疾二門

證治要訣立溏泄門又立痢疾門○溏泄門曰冷瀉不言而喻熱亦能瀉者蓋冷瀉譬之鹽見火熱則凝冷則復消熱瀉辭之水寒則結冰熱則復化為水

王機微義立滯下瀉瀉二門

其他諸方書盡然不暇一一舉

其間有混論瀉瀉痢疾者如劉完素張元素輩亦多

保命集有瀉論混言二證

宣明論立痢門亦混說之

其他此類頗多皆自仲景承來而然

蓋夏月泄瀉多成痢疾此以其內勢既成之後而泄瀉故致然耳况又以暑炎外蒸乎若非內勢既成之後則雖傷食暴泄而止後無他異是知泄瀉自是泄瀉痢疾自是痢疾素有分辦雖然泄瀉而腹痛者必有痢樣常須知之勿誤處置此乃仲景以下混說二證者之所據而雖非無意亦有少不詳密故今從後世立例定泄瀉門若夫後世以冷熱內外濕痰為因造諸瀉名

暑瀉濕瀉熱瀉冷瀉水泄滑泄。

出仁齋直指○濕瀉又見保命集○冷瀉熱瀉暑瀉又見證治要訣○後來皆同

暴瀉久瀉厥陰風泄寒泄。

見保命集

滑洩瀉瀉

見王璆百一選方

直腸

按史記倉公傳云迴風之狀飲食下嗌而

嘔後之病得之體食而疾走卽是此證又云迴氣者飲食下嗌而嘔出不留

氣瀉

證治要訣云藥食方入口而卽下者名曰直腸難治

又云氣瀉腸鳴氣走胸膈痞悶腹急而痛瀉則稍可須臾又急亦有腹急氣塞而不通者此由中脘停滯氣不流轉水穀不分所致○此與素問所謂氣泄大不同而後世又因怒氣而發者謂氣泄則亦異矣張介賓曰氣泄證凡遇怒氣便作泄瀉者必先以怒時挾食致傷脾胃故但有所犯卽隨觸而發

出景岳全書

燥泄

出醫學綱目

晨泄暴下酒泄

王璽カ醫林集要云晨泄又名滯泄

酒積泄實泄

見赤水玄珠○此出王綸明醫雜著云酒積熱瀉

痰瀉

出古今醫統證治準繩普渡慈航○此本朱震亨カ云痰

積瀉

積瀉瀉

痛瀉積瀉

見普渡慈航

督脈瀉

出證治準繩

火瀉

出萬病回春○此本朱震亨カ云有濕有氣虛有火有痰

有食積

受肚瀉。

李時珍本草綱目云每日早起瀉一二行俗謂之受肚瀉是也

頓肚泄。

陳治證治大還云肚脹泄瀉後脹減已而復脹復泄俗名頓肚泄小兒多有此症

直腸泄肝泄。

見馮兆張錦囊秘錄○此卽戴思恭所謂直腸而加泄

字以剽^充之耳又曰大瘕泄者卽腎泄也大謬
瀼利。

同上云瀼痢肚大停積而又下飲食不為肌膚氣臭而大便閉滯○此卽上所謂瀼泄也何得加字以為痢名乎

水恣。

保命集云假令渴引飲者是熱在膈上水多入則下鬲入胃中胃經本無熱不勝其水名曰水恣故使米穀一

時下

臟腑等。

百一選方謂泄瀉為臟腑蓋從俗稱者耶其言曰治臟腑張鑒升之傳又曰治臟腑葛樞密傳又曰滁州趙使君云其女年甫周歲忽苦臟腑每所下如雞子黃半盆許數日間幾至百粒漸作驚風證一士夫教以鍾乳粉二錢棗肉和搜令取意食之不然以濃煎棗湯調服亦可以兒小只用一錢已平復矣

或謂從風濕熱論

病機機要云臟腑瀉痢其證多種大抵從風濕熱論是知寒少熱多寒則不能久也故曰暴瀉非陽久瀉非陰或以久暴分陰陽

見上

或謂泄本屬濕類

明醫雜著云泄本屬濕然多因飲食不節致傷脾胃而作○此本王叔和云濕多成五泄

其他虛實寒熱種種泛論皆由不知要領也。

附字辨

泄洩瀉寫下利自古通用俱為大便漏通之義。唐注沃亦同義但比上六字則不多用耳以泄最古名且合瀉字無所疑惑故今標泄瀉立門按劉熙釋名云泄利言其出泄而利也此為古義正解洩與泄古通用詳見于諸字書寫與瀉通已見上文。素問唐詳于上注沃下利皆取灌注

瀉下之義但字書專為便瀉義者至少特字彙云六書正譌水名借為舒散之意別用洩乃私列切音屑然後世亦有與吐瀉之瀉通用者前漢嚴助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泄字又云司夜切吐瀉瀉字按劉熙釋名云吐瀉也故揚豫以東謂瀉為吐也。韻會小補引之又古今韻會云前漢嚴助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注師古曰吐也。戈制韻會小補亦同此說誤矣蓋霍亂者謂上吐下瀉之苦也若以泄為吐則止嘔吐而已矣無

寫下也。何得稱霍亂乎。正字通云方書泄瀉為注下之症而康熙字典引楊子方言者大謬之至也方言何有此語觀此皆專係瀉字至泄字則不然字典所引亦不可漫從也此皆專係瀉字至泄字則不然乃編字書者之疎失也。何也。素靈八十一難專用泄字則不可謂非古義矣。特由字學者不考知古醫書也。原失素靈專用泄字。寫注、溏沃、洩寫兼用至八十一難亦同用。洩、兼用張仲景改稱下利。混論泄寫與痢疾爾來晉南北唐宋皆從之。其後稍稍辨說。遂分二證立兩門。詳見上文。不復贅也。其他諸字書所說多是。他義煩雜易眩故不悉舉。略取近易通

者一二以便初學。按唐淳也。淳泥也。說文文字林濡甚曰淳。正字通康熙沃灌漑也。諸字書注灌也。說文增韻水流射也。字典俱引之。皆同。注灌也。說文增韻水流射也。康熙字典下降也。自上而下也。諸字書注利通也。順也。字典此引之餘同。皆同。利通也。順也。此皆轉用為大便漏出之義者可以見也。而古醫書所用。元非借用。直正義耳。故先所謂諸字書無是解者。皆不免于疎失也。又疝字彙。疝痢或作疝。正字通康熙字典俱同一舊本改从車。音義茲非已。上三字俱僻不用而可也。

行醫醫書

卷之十一

一本堂藏書

